

美容師被捕 涉呢港女赴緬

嶺大生初創創業率冠八大

廣東今年GDP增長目標5%

A2

A4

A9

# 以色列與哈馬斯就加沙停火達成協議

香港文匯報訊 據以色列多家媒體和埃及開羅新聞電視台15日報道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（哈馬斯）已就加沙地帶停火及被扣押人員問題達成協議。

以色列外交部長薩爾15日在一份聲明中說，以色列政府將於16日就加沙地帶停火協議進行表決。聲明說，以色列安全內閣計劃於16日召開會議，就與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（哈馬斯）達成的停火和釋放被

扣押人員協議進行表決。以外長辦公室15日表示，薩爾已縮短在歐洲的訪問行程，因為「釋放被扣押人員談判取得進展」。

# 奇異港女拒回家 流浪深圳憶舊時

## 與家人不睦出走 到處露宿以年計



●阿桃有時會在樓梯間宿一宵。星星之火供圖



●阿桃在熟食檔購買食物。星星之火供圖

春節熱鬧氛圍籠罩着的深圳街頭，一名蓬頭垢臉、身穿紅衣短裙的女子，拖着行李箱漫無目的流浪，尋覓那片能瑟縮一隅的小天地，尋覓迷失的自己。無人知道她什麼時候到來，什麼時候離開，只知她就是近期引起港深兩地網民熱議的奇女子——在深圳露宿的港人阿桃。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日追蹤，終於找到她落寞的身影，透過她的隻言片語拼湊出命運多舛的上半生：她早年隨家人移居香港，曾就讀屯門區內名校中學；中六因「心病」輟學，後又不堪感情打擊，與家人生嫌隙後，到出生地深圳、一個無人知道她過去的城市露宿最少一年。其間，深圳志願人士鏗而不捨地為她點亮回家的路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

●阿桃全晚酒不離手，喝了幾罐。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攝



●阿桃向巴士司機求助而轟走兩位義工，未發現記者仍留在車上。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攝

## 深義工籲助流浪港人回正軌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廣濟）自發為深圳無家者施援的志願者阿偉，過去18年經常向無家者派發物資及嘘寒問暖。他說，自己過去先後遇過5名流浪深圳街頭的港人，「可能由於地理位置接近，有些香港人因種種問題漂泊至深圳，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浪者。」他坦言香港露宿者警覺性較高，身份信息亦難以核實，加上溝通上的隔閡，更難幫助他們回家或重投社會，故呼籲香港朋友關注流落深圳的港人，齊心協助他們重回正軌。

阿偉說，在深圳流浪的港人通常較為年長，但不像一般無家者在垃圾桶裏翻揀膠樽為生，他們的外表通常稍為乾淨，「但多數存在精神或心理問題，導致他們難以融入正常生活。」面對交流困難，阿偉盡己所能，利用多年來與無家者交流的經驗和感染力爭取對方信任。他總結經驗說，港人多數是因為創業失敗或事業不順等原因選擇流浪內地。

### 無家者通常精神狀態不穩

儘管流浪的港人願意接受基本的幫助，但能真正幫他們回歸正常生活卻困難重重。阿偉說：「最大的挑戰在於香港身份證不像內地身份證寫明地址，即使他們願意給我看身份證，我也無法通過這些信息找到其家屬或朋友。」同時，這些無家者通常精神狀態不穩定，難以提供準確的信息，甚至對過去的記憶模糊，增加尋找家人的難度。

自己做生意的阿偉，過去18年利用工餘時間幫助深圳的無家者，至今已幫助300多人，其中約100人成功與家人團聚。他表示，幫助無家者不僅是在幫助個人，更是在挽救一個家庭，拯救生命。

他強調，這些流浪者長期在外漂泊，生命隨時可能受到威脅，幫助他們找到家人、治療疾病、鼓勵工作，才能讓他們真正回歸正常生活。「每一個流浪者的背後都有一段故事，而我們的任務，就是幫助他們找到回家的路。」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

每名露宿者背後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，有人選擇性失憶，有人裝作糊塗，甚至自我麻醉。39歲的阿桃就選擇買醉，終日戴着耳機沉醉於自己世界裏。香港文匯報記者幾經嘗試、失敗、再嘗試，日前終於在深圳志願組織「星星之火」負責人阿偉的陪伴下，一行三人在深圳找到這位自稱阿桃的香港女子。

### 酒不離手 智逐義工

深圳車水馬龍的街頭張燈結綵，洋溢着春節喜慶的氣氛，跟手持罐裝雞尾酒不斷飲悶酒的阿桃形成強烈的對比。與阿桃有兩面之緣的阿偉小心翼翼地前，用普通話向她打招呼：「你認得我嗎？我是上次請你吃飯的阿偉。」

阿桃別過面繼續暢飲，然後突然拔腿離開，起初步履不快，帶着記者「遊花園」；後來她的步伐加快，拖着行李箱向前飛奔，累了就停下腳步，暢飲幾口酒。

追逐半個多小時後，她終於在巴士站前停下來。為免刺激她情緒，記者在不遠處觀察，未幾見她情緒稍為穩定，才上前釋出善意，用廣東話說：「我們沒有惡意，只想幫你。你是否需要吃飯、需要去哪裡？」（我們）可以提供協助。」

阿桃表現得不耐煩，用純正廣東話回怼說：「唔好阻住我，我要搭車去第二

度！」記者惟有返回原地與她保持安全距離，其間只見她疑因錯過一班巴士而大發雷霆，一度踹向巴士站牌。

直到再有一輛巴士到站，阿桃快速地跳上巴士，記者三人也登上車廂，沒料阿桃機智地向巴士司機求助，終於轟走阿偉及其朋友，記者能倖免繼續與她遊「巴士河」。到幾個站後，記者尾隨她一起落車，她才漸漸意識到記者的存在，然後她不動聲色進入一個地鐵站內，淹沒在人來人往的人海中。

從她帶記者一行三人「遊花園」的表現，可見她並不是真糊塗，相反警覺性相當高，但相信有情緒問題。何以一名香港女子流落在深圳街頭？她的事跡要由一年多前說起，從事無家者施援工作18年的阿偉表示，一年多前首次聽說一名香港女子在深圳布吉流浪，「當時有人影到她，身上衣物仍很乾淨，似乎是剛流浪不久。」

### 10歲居港 中六輟學

去年，阿偉先後兩次在街頭遇到她，同一套衣服及同一個行李箱，但明顯已骯髒不堪，手腳也長期沒有清洗。「她有時情緒穩定肯交談，而且舉止儒雅，思路清晰。」言談間，阿桃透露自己的姓名，慢慢拼湊出其身世之謎：她出生於深圳羅湖，曾就讀深圳筍崗小學，10歲時和家人

移居香港。一家人居於屯門時，她曾就讀當區的名校中學，但因「心病」無法升讀中六，唯有放棄學業。

深圳對阿桃而言，是出生地，滿載童年美好回憶，在這裏她更經歷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。她透露，自己十幾年前曾在香港夜總會上班，在深圳養一名男朋友，她就港深兩邊走。這段感情或許令她留下永不磨滅的心靈瘡疤，談到這裏她似乎隱隱作痛，刻意轉換話題。

### 尚有胞弟 母住中環

阿偉說，阿桃不是無家，只是不想回家。據悉她還有一名胞弟，母親改嫁。繼父早年離世，母親住在中環，阿桃曾於2023年回家，但她向阿偉說：「當時我在房間裏，因為一些事非常生氣、抑鬱，心臟都要爆炸，覺得家裏待不下去，於是又來深圳了。」目前她平時在深圳停車場、樓梯間和地下隧道過夜。

上月阿偉將偶遇阿桃的經過拍成多條短片上傳至社交平台，呼籲網友幫助她回家，視頻引發廣泛關注，不少香港網友留言稱曾見過阿桃在屯門、旺角、銅鑼灣、荃灣等地出沒，喜歡坐在麥當勞門口喝啤酒，更有網友稱2023年底阿桃曾被深圳市政府協助護送返港，但不久她去而復返深圳流浪。

### 記者手記

## 迷茫中銳利 糊塗時清醒

當香港文匯報記者第一次在社交平台的視頻中看見阿桃時，冷鋒正吹襲廣東一帶。在攝氏十餘度的低溫下，身穿單薄短裙的阿桃，拖着纖弱的身軀在寒風中，漫無目的在深圳街頭徘徊。她的樣子與其他無家者有些不同——儘管衣衫不整，卻顯得舉止得體，甚至透出一絲難以言喻的自尊。她的眼神一半是迷茫、一半是銳利，也正如之後記者近距離與她接觸，總覺得她一時是糊塗、一時是清醒，深藏着難以修齒的前塵往事，想忘，已忘，未忘，傷疤每當被

撩動時，她的自我防衛系統自動響號。

### 情緒有時穩定有時暴躁

追蹤阿桃的故事，對於記者而言好比一次捉迷藏。上月得悉她的情況後，記者多次到深圳走訪她曾出沒的街頭巷尾，從布吉到華強北，再到羅湖口岸，直到深夜也未能找到她的身影。

志願者阿偉鼓勵道：「流浪者的行蹤往往飄忽不定，找到他們更多的是靠緣分。」直至今

天阿偉致電通知有街友發現其蹤跡，記者馬上從香港飛奔深圳。

當日，阿桃的語氣平靜，但始終對外人保持着一種若即若離的距離感，只有當她安頓下來時情緒才稍為穩定；若走起路來，她的脾氣就不其然發作。當記者跟隨她走了一段路後，她的情緒突然變得激動，甚至在巴士站怒吼，驅趕記者。

那一刻，記者不禁反思：「我們的靠近，究竟是幫助她，還是無形中打擾了她的生活？香港的街頭也有不少無家者，大家似乎不會過多介入他們的生活，或許流落街頭是個人的選擇，我們是否需要尊重這種選擇？還是應當協

助他們回歸眾人眼中正常的生活呢？」

從香港到深圳，記者接觸過不同的無家者，漸漸地也明白，他們中的許多並非外界刻板印象中的懶惰者。流浪背後，有着複雜的故事與難以言說的痛苦。阿桃的背影，讓記者感到心酸，也讓記者反思：「我們作為旁觀者，能為他們做些什麼？」

不過，阿偉卻為記者提供一個答案，他說：「幫助一位流浪者，不僅是幫助個人，而是挽救一個家庭。」哪怕我們無法改變一個人的命運，也應該努力去點亮一盞燈，或許這微弱的光芒，最終會照亮他們回家的路。